老子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五讲

第四章

虚朴道冲

一只空的器皿，为什么用不完

道冲而用之有弗盈 · 和光同尘 · 湛呵似或存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冲

本讲脉络

三幕 · 二十页

上一章讲的是：你不挂榜，就没人去抢。

这一章往后退一步，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——

> **那个一直在量东西的"东西"，到底长什么样？**

一 冲：空的，才装得下

03 – 08

老子形容道，第一个字是"空"。一只器皿之所以能盛，全在它空的部分——满了就再装不进，而且满必覆。

二 和其光，同其尘

09 – 14

把自己过强的光调柔，与尘土同其色。这是全章最容易用歪的四个字：它的反义词不是"干净"，是"刺眼"。

三 湛呵，似或存

15 – 19

沉没下去，看不见形迹，又好像存在。老子到这里第一次说"吾不知"——这不是词穷，是知道停在哪里。

第一幕

冲：空的，才装得下

老子形容道，第一个字是"空"。

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 · 03 – 08



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

马王堆帛书甲本



"冲"通"盅"，是器物中空

道冲，而用之有弗盈也。

渊呵！似万物之宗。

先看"冲"字。它不是"冲动"，也不是后世道教说的"冲和之气"——它通**"盅"**，就是器物中空的那个部分。老子这里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选择：**他不用"有"来定义道，用的是"空"。**

再看那只碗。一只器皿之所以能盛，全在它空的部分；一旦装满，就再装不进——而且满的东西自己会翻（下一页的欹器）。所以"**弗盈**"不是"不满"，是**"永远装不满"**：它的容量没有上限，所以永远还有余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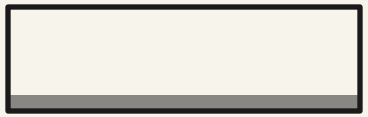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注意那个"似"字。"渊呵，似万物之宗"——深远啊，**像**万物的祖宗。老子不说"道**是**万物之宗"，他说"**像**"。这一个字，就把全章的调子定下来了。

> 这一章从头到尾都在打比方。**老子知道自己在打比方。**

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

故事一 · 《荀子 · 宥坐》所记

同一只器，三种水量



欹　空着，它歪向一边



正　不多不少，它端正



覆　灌满，它整个翻倒

宥，通"右"。这是放在座位右侧的劝诫之器，今天说的"座右铭"就从它来。

"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"

——《荀子 · 宥坐》

孔子到鲁桓公的庙里，见一只倾斜的器物。守庙人说这是"宥坐之器"。孔子说：我听说这种东西，**空着时歪着，不多不少时端正，灌满时整个翻倒**。回头叫弟子注水——弟子舀水灌进去："**中而正，满而覆，虚而欹**"，一样不差。

孔子长叹一声：「**吁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！**」——哪有装满了还不翻的东西呢？子路追问："敢问持满有道乎？"孔子答：聪明圣知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抚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——"**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**"。（挹，就是往外舀。）

这就是"道冲而用之有弗盈"的实物版。那只器物必须留着一部分空，才站得住；一旦灌满，它自己就会把水倒掉。

> 老子说"弗盈"，不是劝人谦虚，是器物的物理——**不盈者不覆。**

虚而往，实而归

故事二 · 《庄子》寓言

"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。唯止，能止众止。"

——《庄子 · 德充符》

鲁国有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叫王骀，跟随他游学的人，跟孔子的门徒一样多。常季问孔子：他**站着不讲课，坐着不议论**，可弟子们"**虚而往，实而归**"：空着去，满着回来。这世上难道真有不用言语的教导吗？

孔子答——没有人在流动的水上照镜子，都是在静止的水上照；**只有自己能停下来，才能让别人也停下来。**

注意"虚而往，实而归"六个字的方向。王骀是那个"虚"的一方，弟子是"实"的一方——"道冲"的机制在这里是**反着走**的：他空，所以别人满。这正是"用之有弗盈"：越往外给，自己不减少。

（庄子把这段最要紧的对话安排给孔子来说，是寓言笔法，非史实。）

> 空不是匮乏。**对一只器皿来说，空就是它的容量；对一个人来说，"不立说"就是他能被听进去的空间。**

佛家：空故能成

《中论・观四谛品》



"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无空义者，一切则不成。"

——龙树《中论・观四谛品》，鸠摩罗什译

佛家讲"空"，最先要挡住的就是"空＝什么都没有"。龙树这句话的结构恰恰是"**空故能成**"：正因为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它们才可能生起、变化、成就。若真有不变的"性"，反倒什么都发生不了。

同构处——两家都把"空"当成**功能的来源**，而不是存在的欠缺。

根本差异——老子说的"冲"是**容量意义上的中空**（器皿不装东西，所以装得下），落点在"用"；佛家说的"空"是**自性意义上的无自性**（缘起故空），落点在"成"。**一个是"器物学"，一个是"缘起学"。**

> 你以为要靠"有"才能成立的东西，**其实靠的是它那部分"没有"。**

以无厚入有间

故事三 · 《庄子 · 养生主》寓言

"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"

——《庄子 · 养生主》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动作像舞蹈，进刀的声音像音乐。文惠君惊叹："技盖至此乎？"庖丁放下刀说：这不是技术，是"道"。他的刀用了十九年、解过数千头牛，"**而刀刃若新发于硎**"——还像刚磨出来一样。

为什么？**因为他不砍。**骨节之间是有空隙的，而刀刃薄到几乎没有厚度——用"没有厚度"的东西，走进"有缝隙"的地方，宽宽绰绰，刀刃一定还有余裕。

这就是"道冲而用之有弗盈"的动作版。那把刀之所以十九年还像新的，不是因为它硬，是因为它**从不跟东西硬碰**——它走的是空处。

> "弗盈"在生活里的样子，就是"留出余裕"——**刀刃若还有厚度，走两步就钝；人心若塞得太满，碰两下就崩。**



第二幕

和其光，同其尘

不是把光灭掉，是把亮度调低。

锉其兑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 · 09 – 14



锉其兑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 马王堆帛书甲本



锉其兑

削掉外露的锋。

不是没有锋。

解其纷

理开纠缠。

不是斩断。

和其光

调柔亮度。

不是灭掉。

同其尘

与万物同色。

这是终点。

"锉其兑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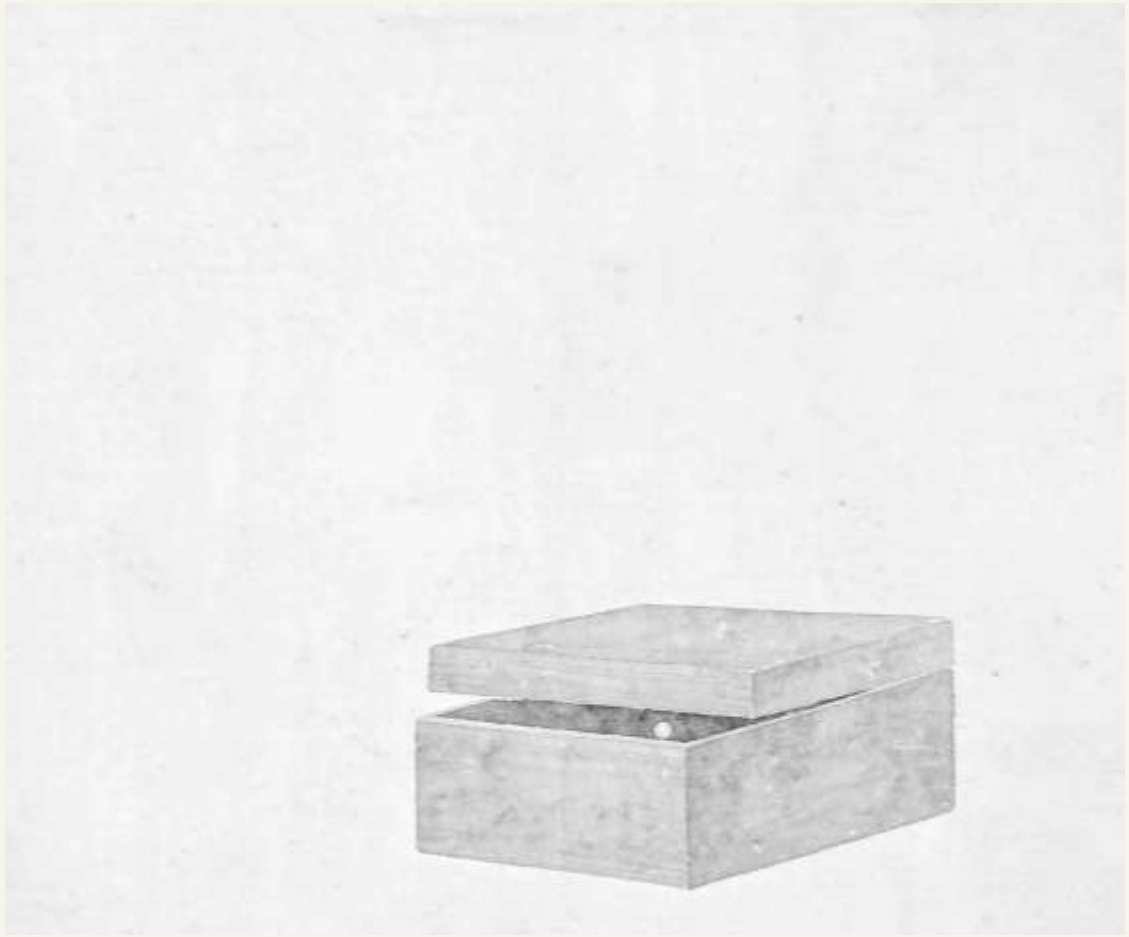
帛书作"锉其兑"，通行本作"挫其锐"，"兑"通"锐"

"和光同尘"的正解是"光而不耀"（第五十八章），不是"同流合污"。它的反义词不是"干净"，是"刺眼"。老子要的是一个还带着光的人，把亮度调低到别人不必眯眼；而"同流合污"指把光熄灭、跟着一起脏——**两者中间隔着一个字：还有没有光。**判别标准只有一条：这个人手里那把尺，是"有而不举"，还是"本来就没有"？

四个动作的次序是**从"我"走向"物"**：先削自己，再理关系，再调亮度，最后与万物同色——"同其尘"是终点，不是起点。

良贾深藏若虚

故事四 · 《史记》所记



"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"

——《史记 · 老子韩非列传》

孔子到周都，向老子请教礼。老子说："**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**"又说：会做生意的把货藏起来，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；德行厚的君子，容貌像愚钝的人。

孔子回去对弟子说：鸟、鱼、兽，我都能用箭、线、网对付；至于龙，乘着风云上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——「**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**」

这段话是那四句的注脚："骄气"是"兑"，"多欲"是"纷"，"深藏若虚"就是和光同尘。而"其犹龙邪"——**对一个你抓不住的人，你只剩下佩服。**

（此事见于《史记》，亦见《孔子世家》；《庄子》中另有多种文学化的孔子见老聃故事，本页采《史记》所记。）

> 《史记》还记了一句："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"——**藏不是永久姿态，是时势判断。**

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

故事五 · 《庄子》寓言

"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材与不材之间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"

——《庄子·山木》

庄子在山里见一棵大树，伐木人停在旁边却不动手，答："**无所可用**"——这树因"没用"活到了天年。出了山，老友叫童仆杀雁待客：一只会叫，一只不会叫，**杀不会叫的**。

第二天弟子问庄子：昨天山里那棵树，因为"没用"活到了天年；今天主人的雁，因为"没用"被杀掉——**先生您到底站哪边?**

"之间"是个假答案，庄子自己马上就否掉了——"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"。真答案是"**无肯专为**"：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不钉死一个固定的人设。「**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**」——直的先被砍，甜的先被喝干。

这才是"和光同尘"的展开：不是"装傻"，不是"藏拙"，更不是"往中间站"——**而是没有那个需要时时维护的"我设"。**

> 钉死成"材"会被砍，钉死成"不材"会被杀——**麻烦的不是才不才，是"钉死"。**



没人砍的曲木，与成了树桩的直木

儒家：衣锦尚絅，闇然而日章 《中庸》《论语》

《诗》曰："衣锦尚絅"，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

——《中庸》第三十三章

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

——《论语·宪问》

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

——《论语·子罕》

这三则是呼应，不是反驳。③最容易被读反：孔子说"我什么都不知道"，紧接着"空空如也"——**这里的"空"不是自谦的套话，是他能接住任何问题的原因**：正因为空着，才抓得住对方话里的两头，一路问到底。

②比老子说得更清楚：**变的只是"言"，"行"始终是"危"（正直）的**。这一条给"藏"划了一条不可越过的线——**该藏的从来不是原则，是锋芒。**

> 两家真正的差别不在"藏不藏"，而在"为什么藏"：道家为了不争与存身，儒家为了不炫与礼义——**一个从利害出发，一个从德性出发，方向却是同一条。**

三则儒家 · 各对着老子哪一句

衣锦尚絅	——	**和其光**
锦衣外面偏罩一件粗麻单衣——光盖在粗布底下		
危行言孙	——	**同其尘**
收起来的只有言语，行为照旧正直——藏言不藏行		
空空如也	——	**道冲**
空不是匮乏，是能接住任何东西的那个容量		

同一组动作，一处说道，一处说人

文本现象 · 第四章与第五十六章

这四句在《老子》**第五十六章又原样出现了一次**——"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"两处几乎一字不差。这不是后人的抄误，而是一个值得停下来看的现象。

第四章

主语：道

锉其兑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

是照着**道本身**在说：道自己就锉、就解、就和、就同。

它是形容 —— 它本来如此

↔

第五十六章

主语：圣人

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……

是冲着**人**在说：先塞住嗜欲的孔窍，再照做这几件事，才叫"玄同"。

它是要求 —— 你应当如此

两种解释并存，本讲不下判语。错简说（陈鼓应等）认为第四章这四句当删；非错简说（马叙伦、刘笑敢等）认为不当删——**郭店楚简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本来就有这四句，可证不是抄错**；且帛书本与竹简本里"和其光，同其尘"在前、"挫其锐，解其纷"在后，与第四章的顺序正好相反，可见两处是各自独立成立的。

> 这也顺手答了一个老问题：这四个"其"字，究竟指道还是指人？只看第四章，两说都讲得通；**两处合看，才知道它两头都指——道是怎么样的，人就该怎么样。**这正是《老子》全书的结构：每一句"道如何"，都藏着一句"你如何"。

第三幕

湛呵，似或存

说得出的道，都说浅了。

湛呵似或存 · 吾不知其谁之子 · 15 – 19



湛呵！似或存

马王堆帛书甲本



是"沉没"，不是"清澈"

湛呵！似或存。

吾不知其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"湛"是沉下去，不是清亮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，古书里"浮沉"的"沉"多写作"湛"——它形容的是道**隐没于冥暗、不见形迹**。"似或存"接着补：好像存在，又好像不在。第十四章说得更细："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"

然后是最要紧的三个字："吾不知"。老子全书里极少见的一次第一人称坦白——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孩子。（"象帝之先"，似乎在天帝之前；"象"通"似"。）前面他一路打比方：像盅、像渊、像万物之宗。到这里他第一次承认：**再往下，我说不下去了。**

这不是词穷，是知止——知道自己知道到哪里为止。这也正是他能与孔子、与佛陀站在一起的原因：孔子说"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"；佛陀对"世界有常无常""如来死后有无"这类问题保持沉默（无记）；老子说"吾不知"。**三家在最要紧的那个问题上，都没有硬答。**

> 一句"吾不知"，把前面所有比方都收住了：**说过的话到此为止，剩下的交给你自己去看。**

在蝼蚁，在瓦甓，在屎溺

故事六 · 《庄子 · 知北游》寓言



"夫子之问也，固不及质。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，每下愈况。"

——《庄子 · 知北游》

东郭子问庄子："所谓道，恶乎在？"——你说的道，到底在哪儿？庄子说："**无所不在。**"东郭子说：得说具体点。庄子说："在蝼蚁。"——怎么这么低下？"在稊稗。"——怎么更下了？"在瓦甓。"——怎么越来越过分了？"**在屎溺。**"东郭子不吭声了。

庄子说：先生的提问，压根没问到点子上。他打了个比方：市场管理员检查猪的肥瘦，是**踩猪腿**——越往小腿下面踩，越能摸出真肥瘦（这就是"每下愈况"的本义：越往下验证，越明显）。"汝唯莫必，无乎逃物"——没有任何东西能逃开它。

这是"同其尘"的最后一刀。前面几页说"和光同尘"是待人处世；这里推到了极致——**道不挑地方。**你越往下找，它越清楚。

> 这就把"似或存"落地了：**看不见的东西，不是因为它远，是因为它近到被你略过。**你脚下那块碎瓦，就是它的证据。

佛家：佛法在世间 《六祖坛经・般若品》



石板上的一洼积水，照样映得出整片天

"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"

——《六祖坛经・般若品》

"不离世间觉"，关键在"觉"字：不是让你留在世间，是让你**在世间里觉**。慧能紧接着解释：离开世间去找菩提，就像找一只长角的兔子。《维摩诘所说经》说得更直接："**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宴坐**"——不必先把烦恼断干净再进涅槃，就着烦恼，当下就是。

这与"同其尘"结构完全一致：都不许你把"修行"和"过日子"分成两摊。

方向却相反——老子的"同其尘"是把自己调低、与万物同其色，动作**向内收**，为的是不争、存身、天下安；佛家的"不离世间"是不弃世间、就烦恼而觉，动作**向外担**，为的是度众生、得解脱。**一个往里收，一个往外担；一个为了不被绊住，一个为了不走开。**

> 两家都在拦同一件事：**别把"清高"当成了"道"。**老子说，光要能挨得住尘；慧能说，兔子没角。

虚 · 藏 · 知止：三家坐标

四个维度 · 三个位置

维度	道家	儒家	佛家
"虚"是什么	**道冲——不盈，故其用不穷**	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	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
该怎样自处	**和光同尘——光而不耀**	衣锦尚絅；危行而言孙	不离世间觉——就烦恼而觉
道在哪里	**无所不在——在蝼蚁、在屎溺**	道不远人	不断烦恼而入涅槃
对"知"的边界	**吾不知其谁之子**	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	无记——默然不答

这一讲的判断

三家站在同一个位置上，只是各自往前多走了一步：**道家破了"高处"**（道不在上头，它就在碎瓦里），**儒家破了"显处"**（光要罩在麻布底下，别晃人眼），**佛家破了"到处"**（不用离开这儿去找，找兔角是找不到的）。同一只空碗、同一条调暗的光、同一句"吾不知"，从这三个位置读，读出的是三种活法。

结 语 · 第五讲收官

渊呵

渊呵！似万物之宗。

这一章做的只有一件事：给"道"画像。而画像的全部笔法只有两条——**它是空的，所以用不完；它是低的，所以不翻覆。**

一只会因满而翻倒的铜器 · 一个空着去满着回的弟子 · 一柄十九年如新的薄刀 · 一场让孔子说出"其犹龙邪"的会面 · 一棵没人砍的曲木 · 一块脚下的碎瓦

下一讲 · 第五章 守中不欲以穷

老子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系列第五讲